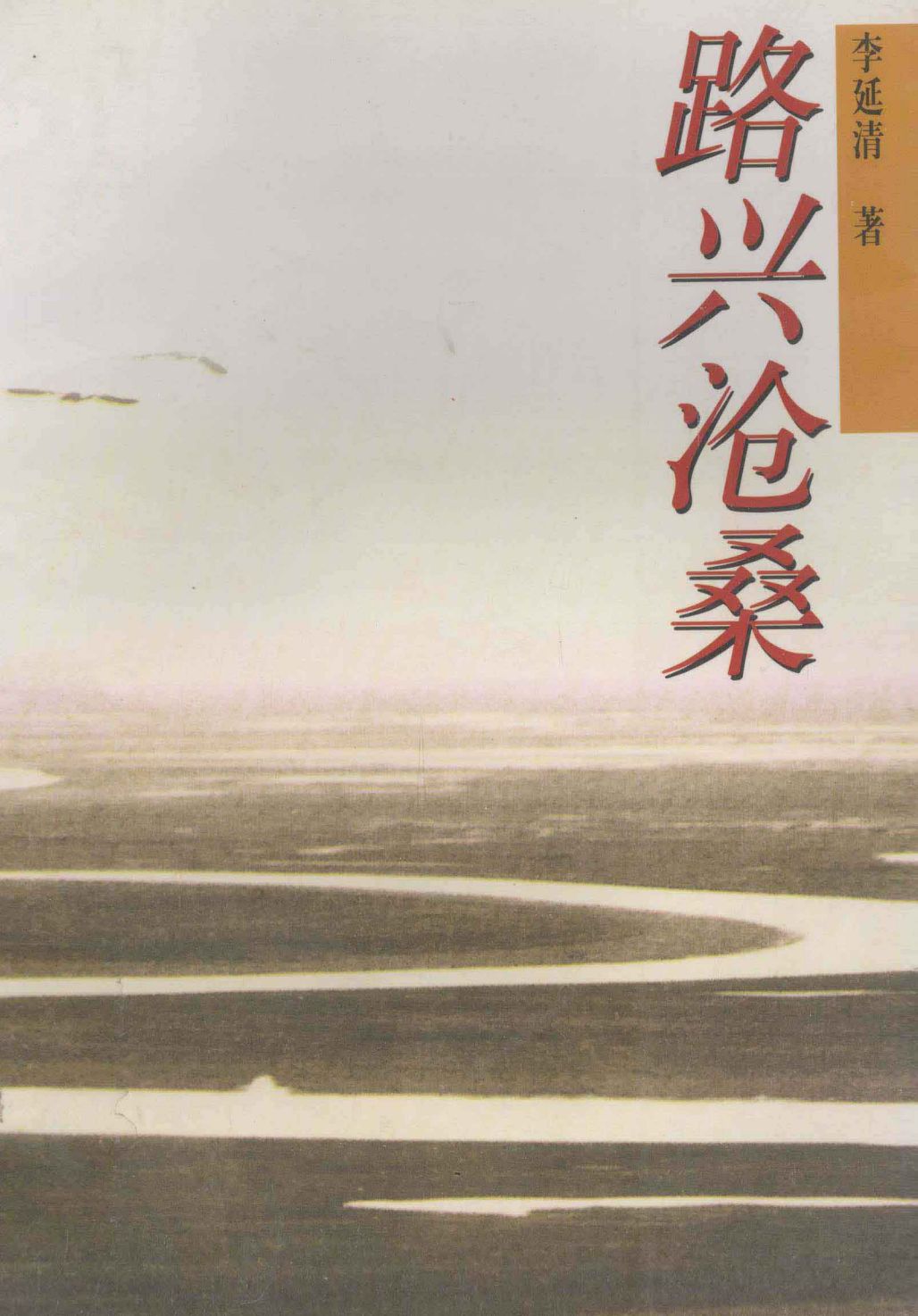


李延清 著

路兴沧桑



路 兴 沧 桑

李 延 清 著

中国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吉〕新登字 04 号

路兴沧桑

李延清 著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1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00 册

ISBN 7-5385-1420-1/I·281 定价:12.00 元

有志者

李延清同志是一位工人，他和我的交往却是从文学开始的，而且始终是文学这个纽带连结着我们。他对文学的执著追求，也和他始终不肯离开工人岗位一样，心无旁务，奋力向前！从写诗，到出版《浅谈新诗的特点》，到现在写出长篇小说《路兴沧桑》，他对文学的追求从未间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生历程，这是一个对事业怀着崇高信念，顽强奋争，坚韧不拔的闪光历程。他以此告诉我们，他用坚定的步伐踏进社会，他以顽强的毅力踏平生活中的荆棘，他的智慧在奋斗中日臻成熟，他在几十年中坚守在工人岗位上，却在业余文学创作中成长为一位作家。

他这部长篇小说是讲述一位上不起学的贫困青年路兴，离开家门，走向社会的平凡人的生活。青年路兴踏进社会的三十年，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的生活道路，但他的笔下，以质朴的语言娓娓谈来，你会被那跳跃的生活吸引住，由衷关注地走进那一片天地，你会感到作家在作品中慷慨铺陈的人生是熟悉的却又耳目一新。他用的是写实笔法，没有旁征博引，没有浮想联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力？我想，首先他是得益于深厚的生活基础，他更善于积累、深思和提炼，还有他下的那令人赞佩的苦功夫。他那对环境的调动安排，对劳动的独特体验，对人生得意、失意的具体描摹，都具有与众不同的表达，比如他写聪明的青年人路兴在搬运水泥时，从开始不适应到满场活跃的六步过程，你从作家那如数家珍般的叙述中，不仅佩服这位年轻人，甚至也想去实践一下他这套本领。这种平中见奇的手法是很令人注目的，但这却要有几十几百倍的积累才能得心应手。每一个严肃而有独创性的作家，都不会少了这个工夫。他

是一位工人兼作家，写普通人的生活，当然会得益于自己的生活历练，动起笔来也因此而“得天独厚”。恩格斯曾有过“把历史还给历史”的论述，延清同志不是写历史，但我们仍然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功力。

作家把主人公路兴——这个普通的有志气的青年人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想到了，他和我交谈中展开的那些对文学的理解和追求，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生活中青年一代的理解与希望，他肯定年轻人的向往追求，又耐心地提示他们不忘传统美德。于是青年路兴在对待事业、友情、亲情都表现出一种鲜明的个性，作家以有力的笔，塑造了一个“人人眼中有”却“很少笔下有”的典型形象。

对于文学作品，就欣赏来说，我更喜欢从容沉着、镇定自若、立志必成的人物；就阅读而言，我更爱读内蕴丰富、睿智优雅、厚实质朴的作品。读过延清同志这部长篇小说，想到其人其文，诗人艾青那首《礁石》油然浮上心头，延清也是诗人，我仅将其中一段录在下面：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傅之凡

1997年3月10日

目 录

序言《有志者》.....	傅之凡(1)
--------------	--------

第一章 盲流进城

一、晴天的“彩虹”	(1)
二、坐车观“新景”	(8)
三、盲流站巧遇.....	(15)
四、力工找窍门.....	(23)
五、他乡遇知音.....	(32)
六、岱宗引正路.....	(41)
七、拜师学设计.....	(50)

第二章 盲流初恋

八、工地学手艺.....	(65)
九、“天娥飞下来”.....	(76)
十、诗歌增爱情.....	(88)
十一、技术在更新.....	(99)
十二、热恋讲道德	(106)
十三、“落户口”之谜	(117)

第三章 星夜刚破晓

十四、深刻的教诲	(127)
十五、天娥回故乡	(140)
十六、利益的诱惑	(147)

十七、催人泪下的两封来信	(155)
十八、除夕立壮志	(168)
十九、“火烧冰窖”	(177)

第四章 二桂争路兴

二十、“夺权”小风波	(188)
二十一、患难有情义	(197)
二十二、失恋和“触电”	(204)
二十三、老人的“卓见”	(215)
二十四、齐心协力“渡难关”	(226)
二十五、贪酒误良缘	(234)
二十六、后来者“夺魁”	(249)

后记	(266)
----------	-------

第一章 盲流进城

一、晴天的“彩虹”

“朋友！快来看呀，快来，快来看这晴天里的‘彩虹’啊！”由不出名的“小站”开往新兴市的森林小火车上，一位二十多岁的学生招呼他身旁坐着的干部，在这样地说。

这位学生身穿一身紫花土布的制服，脚穿一双回力牌的球鞋，细长的身材约有一米八十公分，小平头上的黑发密布，白皙而微黄的瓜子脸，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像磁力吸引铁片那样专注，他正在细致地阅读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选”。这森林小火车不像一般铁路行驶中的客车那么平稳，相比之下森林小火车左右摇晃得多了，他看书十分吃力。但是，这位中学生看小说入了迷，有点爱不释手，书上的字体随着车厢的摆动，似乎也随之跳跃了。他不得不休息一段时间再看书。他不看书也闲待不住，他仔细地观察火车窗外的美丽景色，那森林小火车飞快地穿行在“崇山峻岭的林海”之中。

这位中学生，用他那好奇而又敏锐的目光，偶然捕捉到一个非常美妙的镜头——晴天里的“彩虹”：在那万里无云的响晴天，在这风平浪静的玉泉河的山沟沟里，蒸汽机车头喷出的汽雾，沿着飞快

前进的旅客列车，往后去形成了一条汽雾流；经过早晨鲜红太阳的照射，汽雾流映照在前进列车的玻璃窗上……，飞入车厢内临东边窗户座位上的旅客的眼帘中；假若那旅客仔细地观察窗外的景色，便会看到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晴天的彩虹”。

在青年学生的旁边，坐着一位三十四五岁的干部——上身穿着雪白的衬衣，下身是银灰色的毛料制服裤，脚穿一双礼服呢黑布皮底鞋，腰系一条陈旧的紫红色宽皮带，皮带上那个四方铜卡子上，有“八一”两个字闪闪的发光。从大火车到这森林小火车的一路之上，那位干部也专心致志阅读“政治经济学”，看书的时间倒比眯缝着眼琢磨的时间短，偶尔还点一点头，或者微微地摇一下头，让人捉摸不透。

中学生和那个干部，一同坐在一排木板条钉制的列车联椅上，学生临车厢的窗户坐着，那位干部靠在学生的里面。两排联椅靠窗户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桌面，供旅客们放水杯、食品等东西。每两排联椅中间，有一个上下活动的双层玻璃窗户。听到学生大声招呼，附近的旅客都在观看和谈论“晴天的彩虹”……。

干部半信半疑地抬起头来，露出清晰的面目；四方大脸像紫铜那样有光彩，剑眉下的大眼睛，闪动着稳重而又精明的目光。干部站起身来，凑近小火车的窗户时，因为列车的车厢和蒸汽火车头不在一条直线上了，由玉泉河的东岸通过铁路桥转向玉泉河的西岸，火车头喷出的汽雾，由车厢的东边逐渐地转向车厢的西边去了。尽管如此，那位干部仍然看见了“晴天里的彩虹”，闪现了两三次……。虽然只看见“晴天的彩虹”，即将在车窗内消逝的余光，那位干部略微思索以后，便完全明白了。

在这森林小火车上，相遇并且同座的中学生和中年干部，不像一般旅客那样，见了面就随便地交谈起来。这位中学生倒愿意和人家谈话。可是，那位干部非常稳重，一般不随便开口，也许是其非凡的经历和工作的性质所决定，而善于思考和观察。直到这位学生自

己满意地修改好了一首小诗，那位干部才凑过身子来，仔细地看了两遍。学生把“诗稿”小心地夹在他的笔记本里，再放进布书包以后。那位干部才眯缝着眼，十分流畅地吟诵道：

“松辽平原肥又广，
山丘绵延含宝藏。
林海、粮仓、牛羊壮，
烟囱如林，电线成网，
东北真是个好地方！”

青年学生听到那位干部的朗诵声音，从内心里敬佩人家，仅仅看了自己的“习作”两遍，就能背诵得一字不错。他马上开口说道：“您的记忆力太好了。我这首小诗写得不好，仅是习作，请您多加指教。”

“这首诗精炼，概括地写出了东北的风貌。可惜，只写了一小节。还应该补充抗日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内容，配合自然风光。”

青年学生沉思了二十多分钟，提起钢笔来，顺利地补写了另一节诗：

“东北是个好地方，
洋鬼子垂涎三尺长。
抗日联军红灯亮，
辽沈战役胜美蒋……
祖国的寸土不能让！”

“你补写得快呀，才思比较敏捷。”

“您过奖了。我刚出学校大门，有关战争的知识太少呀。往后，我会遵照您的指教，修改第二节或补充第三节诗。您也爱好文学写作吗？”

殊不知，那位干部想当年，给儿子起名叫“利国”，给女儿起名叫“利民”。干部的爱人在省城一所大学中文系当讲师，反对给女孩子起这么个名字，直到当中学语文教师的岳父，回想忧国忧民的往

事……，老人家惊奇地拍手叫好，才算定下来。那位干部又想到，自己当侦察排长和参谋长，由军事干部即将去“国防科工委”的普查大队当政委，为了适应新的职务，必须学会做政治思想工作。

那位干部有心说：“我热爱祖国和人民”。萍水相逢怕学生误会“上政治课”，没有说出口来。只好说道：“我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偶尔读点文学作品，消磨业余时间。”

“您贵姓？”青年学生有礼貌地问道。

“我姓辛，辛苦的辛，我叫辛建华。”

“您在哪儿工作呢？”

“小伙子，我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不过，有一点儿可以告诉你，我有可能放弃舒适的大城市生活，离开爱人和儿女，去接受艰巨的任务，去过艰苦的生活。”

当这位学生和辛建华，先后看见了“晴天里的彩虹”以后。辛建华又开口说话了：“你这个青年人，还真有些艺术细胞哩，观察事物的外部环境比较细致，写诗的才思也比较敏捷。你叫什么名字？原籍在什么地方呢？”

“我叫路兴，道路的路，兴旺和兴盛的那个兴。我生长在山东省禹城县的农村。我说禹城县习惯了，去年，禹城合并到高唐县了。”

“禹城是德州到济南中间最大的二等火车站，怎么把禹城划给高唐县了呢？”

“人家高唐县的领导会吹牛皮，‘放卫星’全省有名哩。俺们禹城县的富县长‘倒了碾子砸了磨，石打石’地报产量。令人难以理解呀，富县长被拔了白旗……。”

辛建华心中盘算，打听一下原籍的情况。没有想到，路兴在人员复杂的森林小火车上，涉及到了政治问题……。辛建华赶紧问了一句：“你在哪儿上学呢？”

“我在禹城县的城内中学读高中。去年，我们中学生排着大队走了五里路，到禹城火车站欢迎大干部。哪里想到，人家只是路过

禹城，坐小汽车到高唐县参观去了。”

辛建华马上打断了路兴的话，急忙问道：“你高中没有毕业吧。”

“您怎么知道呀，我没有谈这个问题。”

“你不说，我也能猜出来。”

在这关东大地上，遇到山东省一个县的老乡很难，必然觉得格外亲切。辛建华深情地说：“禹城农民的生活如何呀？”

路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字一板地回答说：“唉，那里人多地少，盐碱地多，水旱虫灾也多，农民们的生活历来比较困难。”

“那个地方，自然灾害这么频繁呀。”

路兴又小声地接着说：“禹城划给高唐县以后，富县长和一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干部，被撤职‘拔了白旗’。那些会溜须，吹牛皮的干部，反倒插上了‘红旗’，官升权也大了，组织民兵营、‘大兵团’，把土地深翻到一两尺深，庄稼哪里能长呢？到住家去翻粮食，强迫农民吃‘大食堂’，还到各家去‘砸锅’，翻钢铁……，拿到‘土高炉’上炼出些铁废物。那大食堂办不下去，好像那‘秋天的雪花纷纷散了伙’，农民们连苞米面地瓜粥呀，都喝不上溜了。”

“路兴，你到东北是探亲吗？”

“俺姐姐住在过来的那个省会城市，姐姐没有工作。姐姐和姐夫结婚时，确定两个要求：一是供我上中学和大学，二是考不上大学，在关外给我找个好工作。姐夫说话不算数，不邮钱供我上中学。暑假和周日我到建筑部门干活挣钱，自己勤工俭学五年啊！”路兴说到这儿，眼中的泪花满溢，勉强忍住没有掉下来。

“你来到东北，是不是想找一个工作？”

“奶奶送我到村外，再三嘱咐我，叫我去找姐夫，给我安排一个工作。在省城下了火车，我怕去了让姐姐在婆家为难。我在火车站转悠了半天，没有到姐夫家去。在小火车上遇到您。”

“你真是一位有志气的青年人。你到新兴市，准备投奔谁呢？”

“我堂叔在新兴市建筑公司工作，我们通过信。堂叔小学没有毕业，也没有户口，逃避饥荒来到新兴市，投奔远亲找到工作。堂叔去信说，新兴市欢迎有文化，有技术的人。”

“路兴，你有没有新兴市的准迁证？有没有从山东带出来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呢？”

“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都说，我再克服困难，考取名牌大学没有问题。坚决不批准我退学，没有拿出户口来。农民吃饭有问题，哪里有钱供养学生住宿的生活费和学杂费呢？”

“路兴啊，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属于盲目流入城市。这所谓的‘盲流’呀，在城市里一般找不到好一些的工作。”

“我不怕吃苦，也不挑剔工作的好坏。只要能吃饱了饭，挣点钱邮回关里家，不让我那白发苍苍的奶奶挨饿，我就满意了。”

“像你这样能吃苦耐劳，学习又好的高中学生，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不能升入大学去深造，实在令人惋惜啊。”

路兴得到“旅途朋友”辛建华的同情，立刻感动得面红耳赤，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辛建华诚恳地接着说道：“依我来看，你具有写作的才能，经过漫长的生活锻炼和积累，有可能写出比较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到这里，辛建华不禁想起了爱人和岳父，在那文学崎岖的小道上攀登多年，却收效甚微呀。便接下去说：“争取发表一点诗歌和散文，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是，创作出流传后代的不朽作品，那可不是一般作者轻而易举的事情啊！我希望你对文学写作，不要想得太天真了。”

路兴微微地点了点头，十分诚恳地说道：“辛大哥，不，辛老师，我谢谢您，在文学写作方面对我的教导。首先，我要找一个干活和吃饭的地方，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当一个好的盲流者。工作问题解决以后，才能考虑业余爱好的问题。我上不成大学了，只能把文学写作，当作业余爱好。对于文学写作，我听您的话，决不好高骛

远。”

路兴和辛建华的谈话越来越投机了。正谈到节骨眼儿上，旅客们纷纷收拾自己的东西和行李，已经排好队挤往车厢门口了。

辛建华、戴着眼镜的郑秘书和路兴，先后下了森林小火车，一块儿坐进了接站的吉普车。

郑秘书问：“首长，先到市委？还是普查大队去呢？”

“先去大队，分清主次呀。我再考虑考虑，兼职党务还是业务好呢？再去市委吧。”

郑秘书说：“王师傅，汽车开到建筑技工学校附近停一下，让大路同志下车，去找他的堂叔。”

交验火车票以后，吉普车一溜烟似地开出了新兴火车站。

二、坐车观“新景”

新兴市是解放以后，建设起来的新兴城市，原来它叫“辛立屯”。在森林小火车上，路兴招呼以后，看见“晴天里的彩虹”的干部辛建华，就是山东人“闯关东”在此落户的第三代人。辛建华是参加解放军走出去，坐着森林小火车回来了。吉普车的司机放慢了一些汽车的速度，辛建华看到新兴市的巨大变化，简直认不出自己生长的地方了。

人们习惯地说，走马观花。这辛建华和路兴，则是坐着小汽车来观看新兴市的景色。

新兴市位于深山老林之中。一条玉泉河，由南往北、弯弯曲曲、东撞西闯地从中间流过去。西边的玉泉山上，长满了青松翠柏。河西岸有很大一片高低起伏的开阔地带，玉泉河的东岸，也有一片比较平坦的开阔地。新兴市的东边，当地人称之为乌龟岭——岭上的千沟万壑，像乌龟身上的花纹交错密布。乌龟岭上原始森林和各种野花，把春天和夏天装扮得五颜六色，冬天里白雪覆盖着杨树、白桦、水曲柳、黄波罗、核胡楸等落叶树，而交错生长的松树依然青翠，这青翠色和白雪交杂相映，美丽动人。新兴市的北面，在群山峻岭之中，巍然耸立一条更高的山脉，犹如工厂里的大烟囱，当地人都叫它“烟囱山”。这烟囱山和玉泉山交错连接，形成了无数的溶岩洞，奇形怪状，非常壮观。新兴市的泉水特别多，矿泉水、温泉疗养院有好几处。普通的泉水供应新兴市的居民饮用以外，很多的泉水流入了玉泉河。用泉水酿造出来的白酒和啤酒，要比自来水制造出来的酒，质量和味道强得多，新兴市出产的各种酒，成为其他城市和农民的抢手货。新兴市西边和北面的高山，挡住了一部分西伯利

亚寒流的袭击，山和岭往南去逐渐的低矮，太平洋的暖湿流，在这几个宝葫芦形的盆地中，形成了一些“涡流”。这里的气候比附近的其他地方，暖和湿润得多了，再加上那肥沃的黑土地，更适宜山东、河北一带逃荒来的人们，在此落户生活下去了。

路兴和辛建华坐着吉普车，从新兴火车站三层楼和西边的二层楼之间的“军人和贵宾”出站口开出来，往西绕过美丽和繁华的站前大广场，由北往南沿着宽阔的北京大街行驶。辛建华一九四五年参加解放军，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岛，在解放全中国的征途中，走过了无数城市的街道，还没有看见过如此宽广和美丽的街道。在路兴的脑海中，这北京大街设计和建设得如此新颖别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京大街在新兴市玉泉河以西和玉泉山那片开阔地带的中央。这条大街由北往南走靠西侧：由四辆汽车并行的快车道；慢车道也能并排行走三辆马车；快车道和慢车道中间，种植了两排丁香树，紫中透红的花骨朵，紫红变白的密集小花飘着幽香，还有铁杆路灯伸向快车道和慢车道的两旁，好像一排交通警察伸直了两臂，瞪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提醒车辆注意“交通安全”；在慢车道靠西侧是人行道，人行道的两边种植了两排倒插的柳树，柳树条的枝叶搭拉下来，宛如支撑开的一把又一把绿伞，为骑自行车和步行的人们遮挡风雨和日光晒。由南往北来，在大街的东侧行驶车辆，这东侧和西侧具有同样宽的快车道、慢车道和人行道，景物和设施也完全相同……。在南来和北往的马路中间，则是十二米宽的森林带，既有人工种植的高低和大小近似的红松树，又保留了一部分原始森林的参天松柏，这其中的美人松，隔一段路有一两株，有的像少女婀娜多姿，有的像男子汉挺拔威严。

这北京大街在遇到同样宽绰，具有同样建设物的东西走向的黑龙江路、黄河路、长江路、珠江路的交叉路口时，都有一个圆形的大广场。广场的中间，有松柏树，有各种花卉……，还有四通八达的

小水泥路，水泥路两旁固定着许多铁架和木板制成的联椅，供来人漫游时休息。在树木、花卉和水泥路之间，像地毯似的绿草坪覆盖着黑土地。特别是北京大街与黄河路相交的文化广场，每逢周日和节假日，男女老少都爱到此娱乐，各种戏剧、音乐、歌曲、舞蹈、东北大秧歌的爱好者们，争先恐后地在这儿竞赛和献艺。每逢“五一”节、国庆等重大的节日，或者全市人民集会时，这文化广场能容纳几十万人。

在这美丽和宽阔的北京大街上，路兴和辛建华坐在吉普车里“观新景”。他们看到，由站前广场至文化广场，多数是高楼林立、商厦相连、热闹非凡。文化广场往南去，则是一个大院接着一个大院，中间有一般的小马路相隔，多半是机关、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每一个大院以内，古树参天，非常的幽静。

路兴在山东省的农村长大，第一次坐在人家的小汽车里，好像“秃子跟着月亮走，跟什么人沾什么光”，他感觉到舒服、高兴又好奇。他用敬佩的目光观察着这位坐小汽车的干部，以及身边那位戴着眼镜的秘书。路兴邂逅相遇辛建华，不禁感觉到幸运，辛建华的一举一动，尤其是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牢记在心中。

辛建华想看一看，因为参军，没有毕业的“新兴中学”，尽管望眼欲穿，却没有看到。辛建华深有感触地随口说了一句：“建国十十年呀，这新兴市变化得太大，也太美了，我简直认不出它是我成长的地方了。”

“首长，您在这儿战斗过？”开吉普车的王司机立即问道。这是一位老司机，技术熟练到一边开车，一边划火柴吸烟，从来没有出现过交通事故。

辛建华看到，北京大街这么宽敞，南来北往的车辆隔着林带子，遇到路口都有广场，没有危险，便和王司机一问一答地谈了起来。

“这新兴市是我生长和参军的地方啊！那时，这里仅有几条砂